谁是最可爱的人

南 妮

这是一个阳台改建的早餐厅，也可以叫咖啡室。三张轻捷的极简式座椅，透明玻璃的咖啡桌。舒适的桌椅靠着墙，于是，你可以看见那一片一片的上海老房子温馨的砖红色的屋顶。24层的国际饭店，在视野的正前方。大幅的玻璃窗像宽银幕的电影镜头。白色的窗纱可以拉开，又可以合上。合上，是室内的人演电影了。

“你看到阳台顶上有竹竿吗？人家晒衣服的地方，我设计成早餐室。”方老师得意洋洋地说。他的庞大的意式咖啡机，不一会儿，煮出了一杯杯现磨咖啡。

不仅是早餐室，午餐室、厨房、走廊，乃至内部橱柜的高低、桌台的大小、灯光的明暗，数学大师所有的设计似乎都是有精巧的比例。那些理想的尺寸演绎了舒适。而此刻，舒适，也是我们欢聚在老师家那份浓浓喜悦的淡淡的外在化。

这是方老师在上海的第三个家。在咖啡的浓香中终于还是叽喳而起的几位，抢着回忆。“在第一个家，方老师给我们吃土豆饼。”“在第二个家，方老师给我们做三明治。”时间的间隔以十年计，美味却还是栩栩如生。烹饪的酱油也要用到17种的数学老师，有什么他不会的呢？“应该是我们请海归的老师到自己家做客，却仍然是我们到老师家吃老师做的菜！”——对着美丽的微笑着的师母，我们讪讪。

时间的镜头往前推。那一年，我们从南桥徒步拉练到闵行。快走至目的地时，得知“四人帮”被粉碎了。1976年。那样一个历史事件，使你永远不会忘记读初中的准确年份。我们14岁，念初二。方老师是初二(2)班的班主任，教他自己班和另外一个班的数学。在吹拉弹唱谱曲写词无所不能的方老师的倡议下，学校成立了文艺班，这就是当时在校园里赫赫有名的(2)班。小姑娘们一式的宽腿蓝色人造棉练功裤，正规文工团的范儿。男生有吹笛的，拉二胡的，说相声的，平时并不起眼的几个，忽然成为明星。

立新中学，隶属当时的江海乡，学生一大半是南桥镇南边的人，一小半是来自江海乡。“这个资本家的后代，这个家住北京路的上海人，从市区调到偏僻乡镇，一点也没有看不起乡下人的意思。从来也没有！”我母亲在立新中学教语文，她是文艺班的语文老师。对方老师的赞不绝口，深度绵延在她人生的岁月里。“他又有才又幽默，老师学生都喜欢他。”

几十年之后，我在想，也许跟我母亲的感慨恰恰相反，对于方老师，压根没有上海人乡下人的区分；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学生能真正学到点什么。在与师母的闲谈中，用我母亲的话笑语，不管当时有女老师女学生如何崇拜方老师，不管当时文艺班的演出是多么出风头，方老师永远是不变的方老师。师母笑说：“他不是花花公子。”

文艺班的所有学生，都模仿方老师漂亮的字体，几可乱真。边议论这个话题边拿出白纸再试签名，其神奇不免使岁月大跌颜色。只有我，不是“方”体。因为，我不是文艺班的。白天有半天是专业练习，晚自修，他们做数学题。几何题解方程应用题，他们做数学题的兴趣与跳舞唱歌的兴趣一样高。就像文艺影响了他们一辈子，数学也影响了他们一辈子。

时间的镜头终于推给了舞台。辉煌的四十年前的舞台。是正式演出也是学业检阅，是表演娱乐也是前卫启蒙。在南桥镇，上海市偏远的南部小镇唯一的剧场：南声剧场，文艺班的公开演出轰动全镇，一票难求。我清晰地记得观赏演出时的莫大享受与惊奇兴奋，记得我少女时代的同伴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白毛女》第一场窗花舞，丰收舞，朝鲜舞，挤奶舞，织网舞，草原女民兵，银针闪闪，阿瓦人民唱新歌，洗衣歌，女飞行员之歌，军民鱼水情，唱支山歌给党听，逛新城，蝶恋花·答李淑一……在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未到来之际，这样水准的文艺演出是小镇文化的高峰，也是那个时代可能有的一个高峰。

文艺，数学，这感性与理性的两极，它们彼此之间有化学作用吗？才华或许能拆分出配方，那么品德呢？修养呢？语速飞快永远诙谐的方老师，似乎和淳厚不搭边。但是在四十年之后，我问自己：他不淳厚，谁又算淳厚呢？“一个多么好的人啊！”“你现在才知道？”——文艺班班长周梅芳反问我。连差生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人的数学教得比他好的方老师，他所讲究的美、聪明、高效，他机智的揶揄与相声般的口才一直掩盖了他本质的淳厚与善良。

文艺班最后还是散了。高中，大学，他们中少有人成为专业演员。但他们大多出类拔萃，生物学专家，海洋学专家，哈佛大学宗教系毕业，墨尔本大学执教，在上海，在美国，在澳大利亚……

当年的舞姿与歌声，当年的舞台表演对于这些少男少女意味着什么呢？艺术点燃了他们激情与自信的火苗。这跟他们一张张的数学卷子做上瘾是异曲同工。他们闪闪发光的眼睛与他们舒展好看的肢体构成了他们少年时代的最佳状态，然后他们再去寻找下一个最佳，再下一个最佳，并相信自己能找到。

窗前的国际饭店，当然已经不是上海最高的楼层了。可是数学大师的家依然是我们心中最高的方程式。“用铅皮在水斗旁边呈45度弧形做了洗拖把的地儿。”有人记下了这个。有人在问过滤水的装置，有人要订购方老师家牌子的咖啡机……他们以为自己很优秀了，但终究仍然优秀不过自己的老师。时间将敬意与感恩拉松为情谊，也许是可以亦师亦友了。但是第一次，我反感自己所习惯所自得的对于写作对象的解读。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更好的内涵来解读我的数学老师。美就是美，善就是善，才就是才。

作家魏巍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今天，我以为，那些乐于分享的人，分享自己的成功，财富；分享自己的快乐，满足；分享好的咖啡，好的美酒；分享好的小说，好的电影……能够与人分享的人，就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方老师的人生，便是分享的人生。智慧，才华，聪明，手艺，咖啡以及咖啡机……师母说他“从不说人坏话。”一个乐于分享与创造的人必定是活在自己的高度里的。

灯花

放假别成假放

阿 惠

放假意味着碧水青山、阳光沙滩，可以探古寻幽，可以放松身心……对于成年人，也许是这样。然而，放假对中小学生，却意味着选读若干课外书做注释写读后感，阅读英语报做整套题目，意味着在家、在宾馆甚至在候机楼做作业，或者拼N个电脑小报……刚刚过去的寒假与以往雷同，远没有调侃的段子有趣。

朋友的女儿读六年级。今年寒假共二十多天，数学老师指定购买《优化学习寒假20天》一书，要求做完——好嘛，几乎一天不落！朋友立即上网下单，这本16元的册子不久就叫价50元、100元。

农民种田有“休耕”“轮作”概念，目的是让耕地休养生息，提升土地质量；渔民在休渔期须遵守禁捕令，为的是让鱼类有充足的繁殖和生长时间。孩子的成长，难道不是同理吗？把用于休息调整的假期“塞满”，看似出于师者的责任心，实则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大包大揽，不顾个体差异的一刀切，与“因材施教”理念相去甚远。

一位当老师的朋友私下抱怨，一开学就忙，哪有时间看寒暑假作业？年复一年，孩子们习惯被安排，没精力探索、没空闲发呆、没胆量质疑，不知道今后上哪里寻找思想的火花？

退一万步说，即使寒假一道题都不布置，大多数学生和家长照样会自己安排，缺啥补啥，增进趣味，断不至于都虚度了，哪怕睡足觉、养好身体，也是好事。假期结束听听学生介绍，说不定一百个人过了一百个不同的假期，看看动物冬眠、找找植物冒出嫩芽、与妈妈一起包汤圆、闲来念几首古诗……岂不有趣有益？至于书本知识遗忘多少，一张卷子立见分晓。相信学生，真的放个假并不可怕。要不然，《优化学习暑假40天》之类的书已候在那里，没完没了。

最小偏怜

何 华

有外地朋友访新加坡，我会带他们或建议他们去芽笼的蓉葛院（广洽法师纪念馆）看看。它是广洽法师生前的精舍。广洽老和尚喜爱艺术，收藏了大量的书画作品，现在纪念馆择日对外开放。这地方，真是一个宝库。广洽法师所藏以丰子恺的书画数量为最，可见两人因缘之深厚、情谊之悠长。

人不可貌相，这话说对了一部分；有时，人是可以貌相的，譬如丰子恺。丰先生的相貌真是清净雅致，爱意绵绵，透着谦和与睿智。留须的老先生很多，若论丰仪，首推丰子恺。丰先生真是世间第一等的美男子。

丰先生的画，有人间气息，有艺术视野，境界超群，绝对是最上品的（他的文章也一样）。第一次看到他那幅《脚踏车》——长子丰华瞻拿两把蒲扇当脚踏车车轮的画，着实让我感动了好一阵。一位学佛的艺术家长辈，特别喜欢他的《种瓜得瓜》：两个孩子合抬一个瓜。丰先生用如此生动的画面去体现世间法和佛法，令人欢喜赞叹。蓉葛院里，丰先生的名作当然很多，但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张画是《日月楼中日月长》，上面题词曰：“余闲居沪上日月楼，常与女一吟、子新枚共事读书译作。写其景，遥寄星岛广洽上人，用代鱼雁云尔。”落款是：戊戌子恺。戊戌年是1958年，画面上三人皆穿灰色布衣，围桌读写，气氛祥和，桌子上一炉袅袅香火烟，更是平添意趣。书香世家子弟就是这么“熏”出来的吧？丰子恺有七个子女，小女丰一吟继承父亲衣钵，善画“丰家样”漫画，为世人所知。他最小的孩子是丰新枚，也即画面上中间那位。中国传统父母格外疼爱“老幺”，所谓“最小偏怜”。1938年，新枚在桂林出生，丰先生一家当时在逃难中，四十岁再得一子，也算是流离生活中的一桩喜事。他经常戏呼新枚是“抗战儿子”。

作为丰家的子女是无上幸福的，何况是么子。新枚一路来受到了父亲最好的呵护与培养，展现了文学艺术上出类拔萃的才华。就读上海格致中学时，同学们给他起了“疯子”的绰号。这个绰号不带恶意，是一种双关的昵称。一、他是丰子恺的儿子即丰子，谐音疯子；二、他多才多艺，通数国语言，为人行事有艺术家的不羁风格，经常玩出新花样，有股子疯劲。

新枚1964年从天津大学毕业后，回上海进修两年，1966年“文革”开始，丰子恺被批，新枚未能留在上海，被分配到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丰先生1975年离世，晚年他和爱子新枚时常通信，聊诗词聊艺术聊生活聊琐事，弥足珍贵。书信里一再表达很想离开上海，到石家庄安度晚年的心愿，最终还是没有成行。丰先生的修养真好，逆境中仍不绝望，几乎每封书信都在告诉儿子他很快就被“解放”了，谁解放了，谁又解放了，很快就会轮到他了。看了令人不忍。这些书信收在了海豚出版社《子恺书信》上册里，可媲美《傅雷家书》。

故居（速写） 周思琴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与榜样同行

陆 雪

在现实生活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件件生动的案例，着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上了“地气”，也让正能量从高高在上走入平常生活。这样的榜样，这样的精神，就在我们的身边，可感可触、可悟可学。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把抽象的、无形的价值，变得具体而有形，让人们易于接受。榜样的力量，实际是一种无形的感染力，它不靠命令，不靠强迫，而是在人们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向善向上的情怀，生出一种见贤而思齐的自觉。更重要的是，这种力量还会产生一种“涟漪效应”，最终实现正能量的不断传递。

学习身边的榜样，贵在知行统一，重在身体力行，以榜样为镜观照自我，进而正心、正身、正行。榜样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并非高不可攀，恰恰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笃行与坚守中，他们完成了从平凡到不平凡的升华。向榜样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要常怀善念，更常行善举，知行结合、行胜于言。为榜样点赞，与榜样同行，见贤思齐，见德思进，良好的社会风气自然会蔚为大观。

旅游

雪夜攀泰山

李彭源

泰山古称岱宗，面积426平方公里，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山势峻拔，素有“泰山天下雄”之誉。从盘古自东岳开天辟地传说，秦皇汉武的封禅，乾隆11次祭祀，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钦敬……，浓缩元气浑厚的深邃，承受君权神授的显贵，足以称得上五岳独尊。

古代帝王祭封泰山，多从中路缘阶而上。因位置山阳正中，溯泰山中溪，山谷狭窄，落差较大，风光也最佳。从一天门起，山势拔地而起，5千米的距离，垂直升高达1300米，与中天门、南天门形成三个明显阶梯，因此被称作“登天景区”。游人登顶也多认此老路。岱宗坊为登山起点，路旁延绵了众多人文古迹。依次经过一天门、红门、斗母宫、壶天阁、经石峪、中天门，云步桥、五松亭、升仙坊等景点，至十八盘之首南天门为止。

那天我估计爬到山顶，正好赶上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泰山日出之时，旭日东升也属泰山极顶的四大奇观。售票亭的守夜人好心让我进屋休息，说有人会连夜上山看日出，可以结伴行走。不料渐始飘起雪花，一直未见上山人影。

也许命运注定我是个孤独的旅行者。雪絮飞扬中我只身登山。开始打着手电，哼着小调壮胆。后来积雪多了，黑黝黝的山路显出模糊的轮廓，惊魂逐渐平息。人一旦无所畏惧，索性放开脚步。

到中天门已是凌晨，阒无一人。中天门也叫二天门，处在山腰间，正好为旅程一半，山势也越来越陡。五松亭往上对松山，这里万松叠翠，蜿蜒起伏，景色异常，乾隆称之“岱岳最佳处”。此时雄浑厚重的泰山睡了，四维俱静，只有松涛声、涧溪声、雪洒声以及天籁之音。我在深沉苍郁的高台上小憩，回首四顾，惊诧极了：夜色天地分明，古柏苍松掩映；幽峰对峙，下临深渊；白雪皑皑，苍茫逶迤；溪泉肃穆，高旷深远，活脱一幅丘壑林木的范宽《溪山行旅图》。王冕曾在大雪里赤脚呼喊：整个天地都是白玉合成，使人心掸澄彻，此时应去做神仙吧。我站在天地之间，感觉也是这种情绪，似乎生命可以融化神圣，也要长啸一声：我就是世界。

对松山到南天门，悬梯几乎垂直上下，十八盘在考验生理极限。攀到岱顶不觉黎明。冰天雪地里，两位像是还俗僧尼的夫妻长者，惊讶打量了我，帮我拍去头发凝集的冰霜，引进古屋烤火，让我喝上几口烈酒，吃上热腾腾的大肉驱寒解饥。等我回过神来告辞，无暇观赏雄奇景色，匆忙浏览许碧霞祠、瞻鲁台、探海石等名胜，购得一瓶泰山特曲便原路下山。冰雪路滑，我顾不上小腿打颤，沿阶而下，趁血色黄昏，赶紧瞻仰了岱庙，然后返回济南。

后来知道，岱宗坊至玉皇顶，全程有9公里余6293级石阶。以后去过两回泰山，熙熙攘攘裹挟在缆车索道，再没了从前的韵味和激情。其间试着步行下山，突遇暴雨又伤了膝盖，好似泰山给了欠情的我一个回应。

七夕会